



领导班子



缪传真●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出版社



领导班子

缪传真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:领导班子 / 缪传真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14 - 3

I. 权… II. 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4871 号

- 书 名** 权力:领导班子
作 者 缪传真
责任编辑 闻 艺
责任校对 二 木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4.25
字 数 240 千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14 - 3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水灾 1

古人造字有点怪。治国的治,为什么用水字旁呢?可能古人治国理政,离不开水。左边是个水,右边是个台。你在台上时,眼睛要始终盯着这个水。

第二章 宿敌 9

谢运保,再一次被人讥笑为“现世宝”。这个“现世宝”再一次成了李博如的垫脚石。

第三章 偏倚 18

天无绝人之路啊!世上只有人灭人,天不灭人。天总是给人留条后路,人就是要找那个后路。

第四章 官运 28

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一个人走到官场这个台面上,进入这个圈子,就得按照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行事。

第五章 心计 33

博如的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习惯。他铭记着,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连战决定从政之后对儿子传授了为官秘诀:“为官要如骑脚踏车,头不断地点,脚拼命的踩!”

第六章 巡视 46

快艇走过一个地方,只露出树头在水上摇曳。树上卷了无数的水蛇,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水面上漂着木料,死了的牲口,还有破布。

第七章 站队 59

上面两个一把手发出两个声音,下面的人就会自动地按亲疏关系排队。对于下面的人来说,这是一个两难选择。到底是站在市委书记一边,还是站在市长一边?

第八章 圈套 66

与他的想法完全一样的,还有南港乡的党委书记黄万平……这个重大责任事故压在伍雄身上,将会给李博如产生巨大的压力……他们这是用不同的方式给李博如下了一个不小的绊子。

第九章 夺权 74

这个布局,实际上否定了李博如前期的领导工作,轻而易举地拿去了李博如前期的工作成果,剥夺了李博如的领导权,也把李博如的铁杆班子几个人打散了。

第十章 结网 85

博如想,这陈强的工作效率真高啊!一个月之内,办了这么多他想办的事。博如感到,自己有些窝囊。

第十一章 迷局 97

解读这条电视新闻,陈强笑了。他想李博如安排这场戏,是给他和杨书记看的。他耍了一个小聪明,制造了一个假象,使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。

第十二章 聚气 106

再大的领导出门,也不能背着锅呀。我还没有给你汇报呢,听说你要来,好多弟兄们都来看你,都聚在里边等你,你不见见,他们要揍我的。

第十三章 招财 124

想不到,我这个市长,一直糊涂着。今天到上海,与他们在一起谈心,才真正找到了我工作的支点!

第十四章 卦说 141

这谦卦上面三根阴爻下面两根阴爻,中间只夹着一根阳爻,这一根阳爻夹在中间是什么?这是绵里藏针。

第十五章 借道 159

关系是个纲,纲举目张。怀揣一大把名片,哪些人可以作为日常用度,哪些人作为急药猛剂,在关键的时候才用。要一清二楚。这都是人际关系网中不同的结。

第十六章 打围 168

既然我替你解决了天大的事。我说的事,你不认为是个事,那我应该让你再给解决一个事,这个交易才公平哩。

第十七章 纾难 191

今天上午我想办三件事,一是送小美到你家。二是去见省长。三是跑交通厅。博如这等于是在给孔思琴派活,支派她,全力配合他的工作。

第十八章 解套 199

什么?你这个市长,居然不管全局。这是谁定的?这是为什么?我之所以对长江大堤那么放心,就是因为那里有你在一线。你不在其位,又不告诉我一声。

第十九章 得分 207

当地老百姓对这个与他们一直并肩抗洪的李市长,几乎是顶礼膜拜。陈强,傻乎乎地成全了李博如收买民心的愿望!这一个回合的斗争,博如吃了辛苦,但在政治上,他还是得分了。

第一章 水灾

雨，不紧不慢地下着。

地是潮湿的，空气是潮湿的，城市是潮湿的，心情也是潮湿的。

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初夏。

楚州市市长李博如，端坐在省人大会议室。他坐在靠近走道的位置，眼睛看着面前的材料，心思与雨滴一样纷乱。

倒茶水的女孩，手托着暖水瓶，娉娉婷婷进来，稍稍夸张地袅娜着腰肢，曼妙地，仿佛在走着舞步，让曲线飘逸起来。

庄严肃穆的会议室，很需要美丽的动感。

会议是无聊的。这一道移动的风景，也不失为一种精神调节。她们用亮色，在与会代表麻木的表情和心里，牵动出一丝丝波纹。

水是好东西，是万物之本，生命之源。枯坐在会议室听会，人们都无意识地给自己灌水。一场会下来，没有给自己增添多少政策水平，却给身体增加了很多水分。

水是好，多了就是灾难。博如想，连续的阴雨，在楚州已经成灾了。小姐依次倒水，来到博如面前。博如没有放弃欣赏她的机会。

乌黑如云的秀发下，一张白皙娇嫩的脸蛋，低眉浅目，眼角含羞，似笑非笑。

博如喜欢这个女孩。不是喜欢她本人，而是喜欢她的长相和气质，

|| 权力：领导班子

很像红霞。他认识这个女孩，她叫秀云。楚州市人，在省城打工，被招到人大会议中心当服务员。

两年前，博如刚当上市长和省人大代表，第一次来开会。晚上有一个小范围的舞会，这女孩就在。她穿着一袭浅红色的针织套裙。一进门，就让博如吃了一惊，以为是红霞追来了。仔细看来，这女孩的神情中，有些忧伤的味道，像是经历了人世的沧桑。不像红霞那么阳光，那么率真。

初次进入这样的社交圈，博如有些谨慎。这不比在楚州市，自己是市长，随时可以摆谱。这里，有不少职务比他高得多的人，他是需要仰视的。他一直温文尔雅地坐在一个角落欣赏着音乐，看着别人跳舞。

但是，他的眼光游移过程中，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女孩。他注意到，女孩按照级别的大小，先后主动邀请几位领导跳过了几支曲子。她还不知道讲政治哩！

女孩走到博如坐着的沙发前，微微欠身，轻声说：“李市长，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”

“哦，当然可以！”博如有点受宠若惊。

走进舞池，女孩的手就像一片玉兰的花瓣一样，飘落到博如的肩上。一阵熟悉的淡幽幽的馨香，让他再一次产生了错觉。

“李市长！”这句夜莺般的称呼，让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女孩。女孩说，“您是我的父母官。我也是楚州市人。我叫秀云。”

“是吗？你是楚州哪个地方的？”

“穷乡僻壤，穷山恶水，不值一提。”女孩说。

“你这是批评我呀。我们这些留在家乡工作的人，没把工作做好，山河依旧，让你们失望啊！”博如俏皮地说。

女孩连忙说：“哪里敢啊！市长大人。”

亲不亲，故乡人。两个人都轻松了。

“你，就在省人大会议中心工作？”博如这是没话找话。

秀云说：“是的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是在省城陪读。”

“陪读？”

“我有个弟弟，学习成绩还好。可是家庭条件不好，父母无力同时供我们两人读书，就和我商量，让我暂时休学，让弟弟读书。等弟弟考上大学，再考虑我的学业。”

“这是把家庭教育投资，优先集中到男孩身上。”

“对。我弟弟很争气，以一本的成绩，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本来我可以继续读书，但是，没想到，弟弟读大学的费用，对我们家来说，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我们家几乎是挖地三尺，才把弟弟第一个学年的学费凑齐了。可是，生活费还没有着落。”

博如同情地点点头。秀云说：“我弟弟一气之下，差点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撕了，闹着要出去打工。我感觉，自己的读书梦彻底破裂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后，我跟父母说，我送弟弟到学校。来了，就没有回去。先在饭店打工，给人大机关送盒饭。时间久了，混熟了，就给他们聘用来了。”

“等你经济条件好了，再去圆你自己的读书梦。”博如说。

“在饭店，接触社会。在人大，接触机关。我的读书梦，不是破了，而是醒了。什么教育产业化，实际上是教育富人化。大学学费一天天地升高，大学文凭一天天地贬值。读书，还有什么用？”秀云压低声音说，“你看这个人，正在唱歌的。他是长平市委的裴书记，也只是个初中文化。”

博如侧脸看了一眼那半截黑塔，笑了。他不想议论别人，非议，总是不安全，甚至是不道德的。他就问：“在这里工作，感觉怎么样？待遇如何？”

“这里的人，分三六九等。同工不能同酬。与正式人员相比——不过我们谁也不敢跟正式人员相比，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聘用人员，是三等公民，待遇好不了。怎么说呢？够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生活费吧。”秀云说，“他要买书，我要买衣服，就有点紧了。不过，凑合着过吧。”她的语气中，包含着一种落寞。

“这地方，还算正规，不受人欺负吧？”博如由舞厅现场，想到一些娱乐场所。

“晚上在舞厅加班，额外有工资。不过，到这里来的，都是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。有好多是相当级别的大干部。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舞厅，中央领导都来过。不过，官越大，越和气，对人越尊重。”秀云领会博如关心的意思，就说：“毕竟是人大的会议中心，有规定，不让带小姐进来，也不让带服务员出去。”

“对了，刚才，你叫我。你怎么认识我的呢？”博如说。

“听老人家说，现任的市长，是个亲民市长。经常下乡访贫问苦。人没架子，对老百姓挺好的。今天，看会议名单，看到你的名字，特别亲切。从座次上，就认出你了。”秀云说，“对了，你住的房间朝马路，是不是有点吵，要不要我找人换一个房间？客房部和我们会务部是一家。”

“不用了，会议安排的，尽量不动。动了，会务组找人不好找。”

那天晚上回房间，博如注意到，房间里多了一盘哈密瓜。

今天，秀云走过来。暗红的马甲，罩着白色带条纹的衬衫，带口扎着一朵蝴蝶结。配着紧紧贴身的牛仔裤，整个地支撑在一双纤巧的高跟鞋上。

会场上气氛庄严，主席台上坐着省里的主要领导，纭纭诸公，衣冠楚楚，像太阳底下的肥皂泡一样明亮。

主席台背后是一丛盆栽的凤尾竹，柔和的枝条，烘托着会标。主席台前面花团锦簇，一排红花，灿烂地张扬着笑脸，大片的绿叶簇拥着，心甘情愿地扶持着。

室外风雨交加，室内庄严肃穆。下午，听取省人大主任孔中原的主题报告。

宽敞气派的省人大大会堂，所有的窗户都关闭着。高旷的穹顶上，分布着繁星一样的照明灯。

开会，就是一台戏。台上台下，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

博如认为，开会是一种休息，到省里开会，目的无外乎四句话：认认人儿，上上门儿，学学词儿，养养神儿。

但是，这次来开会，心情并不轻松。

台上，人大主任孔中原正在念报告。他戴着老花镜，念着念着，他就低低头，看看人。

身边一个人，刚从洗手间回到座位上，他翻了翻材料，问博如：“他念到哪里了？”

“念到第三部分第四条的第五小点。”

这时，主席台上的孔主任咳嗽起来。“吭吭吭”地咳个不停。“社会主义——吭吭——初级——吭吭，阶，吭，阶段……”

报告被读破了，会场气氛也完全被读破，一阵声浪在会场上浮起。工作人员手忙脚乱，却无从下手。

“对不起，有点感冒。”孔主任喝了口水说，“吭吭吭”。

主持人适时地宣布：“休会十五分钟，大家不要离开会场。就在会场看材料。”

博如一直没有看孔主任的报告。他常常是漫不经心地写着，写个不停。别人都说：“李博如开会态度认真，谦虚，勤勉，总是在记笔记。什么人的话他都记下来。”

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。”博如笑笑。

其实，他是在写自己的东西。有时候写些小诗、小散文、小杂感。有时候，他干脆默写古诗文，或者默写英文单词短语。他在玩弄更有灵气的辞藻。在与古人对话，与老外交心。在温习、反刍、品味自己肚子里的知识。

今天，他不再闲适的文字，而是在做庙堂文章。他一直在写一份自己的材料，关于楚州市防汛工作的方案。

帘外雨声潺潺，提醒着他，治水，是他的首要任务。

大禹是治水起家，然后，凭借治水的功绩，把虞舜赶下台。他创立的体制，在中国影响了几千年。

古人造字有点怪。治国的治，为什么用水字旁呢？可能古人治国理政，离不开水。左边是个水，右边是个台。你在台上时，眼睛要始终盯着这个水。

后来讲到法治和法制的区别，也有人认为，这是治国理念的不同。

|| 权力：领导班子

法治，还是用水性，柔性；法制，则用刀锋，刚性。

在楚州市当领导，首先不是治人治法，不是治穷治愚，而是治水！水患，是楚州一百四十万人民的心腹大患。这是特殊的环境气候和地貌特征决定的。

长江，在它的上游，就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写的那样，“两岸联山，略无阙处”。两边的山夹着中间一条苍龙，任它左右摇摆，都没有抛出一滴江水。

但是，到了中下游，两岸的山形渐低，地势渐缓，土质渐软，经常被江涛撕咬。千百年来，长江两岸的山石一直在与江水搏斗，总体上算是打了个平手。历史上黄河多少次改道，就连开封这样的古代大都市都被淹没，把个清明上河图的实景埋在地下七八尺深。但长江没有改过道。

为什么没有改道？博如曾经坐着小艇，溯江而上，仔细考察过。他发现，在江南，生长着几座不算大的石山，当地称为矾，什么板子矾、燕子矾、采石矾等等。这些矾的矾头顶着长江上游冲击，把它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。再加上江心又长着几座洲，与江水拉拉扯扯。长江就是一个男人，男人的性情，这么一顶、一拉、一缠，就软下来了。

但是，这也有个问题，江北没有山岩矾石，全是泥土围成的江堤。江北的土与江南的石相对，两岸之间的力量，严重不对称，失衡了，水面就会倾斜。有时，愤怒的江水，找到了这个薄弱点之后，拼命地冲撞江北的大堤。楚州市就在江北，而且有着一百一十八里的江堤。这条江堤溃破，北面五县一市将是一片泽国。

这还了得！

博如看了看孔中原主任。孔主任的咳嗽已经平息，精神焕发地继续念稿子。博如不再遐想，回头看自己的稿子。

他很着急，就在他在省城开会的三天，雨一直下个不停。每天，他都要及时了解楚州的雨情、水情、汛情、灾情。

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重心需要立刻转移。他现在在纸上勾画着。成立

一个指挥部，自任总指挥长。设立一个指挥控制中心，中心设在市水利局，由陈文树任中心主任。下设两个指挥所，一个设在江堤办，由谢运保负责。一个设在龙潭镇，由王献策负责。第一指挥所负责长江防汛。第二指挥所负责内圩防汛。整个防汛工作设立一、二、三级警界。一级由市里处置，达到二级警界要报地委，三级报省里，当然，不会出现三级的。

对全市万亩以上的大圩的防汛任务作了详细的分工。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下，1954年江堤溃破，江水一直淹到了省城的主干道。至今，这条路还叫长江路。如果在他任市长期间，也出现这个情况，那他只有一条路，卷起铺盖，老老实实去坐牢。

对于本市的防汛指挥，他也设立了三级预案，分别是绿色、黄色和红色。乡镇指挥长可以启动绿色预案，市指挥长可以启动黄色预案，启动红色预案，必须经过市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。

秀云提着一只暖水瓶给会场代表续茶。按顺序来到博如座位边时，尽管不改端庄，但眼睛闪亮了起来，亲切地微笑着。

“秀云，外面还在下雨吗？”会场四周挂着窗帘，看不见外面。

“在下，而且很大！门前的路面已经积水，进来的车都熄火了。”

他再也坐不住了。他说：“秀云，我有急事要回去，房间里的洗漱用具和一件风衣来不及收拾了，就放你那儿，可以吗？”

他收拾了公文包，到了后面休息室，向会务组请假。他不容置疑地说：“楚州汛情紧急，长江防汛吃紧，内圩危在旦夕！”临别握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水深火热！还望省人大对楚州多多关注，多多支持啊！”

司机小玉总是在外面车上待命，这是规矩。上了车，他说：“走，回家。”

博如连夜赶回楚州城。

他没有回家，直接到水利局。下车的时候，博如对小玉说：“你去把王文秘书给我接来。叫他来给我介绍最近几天的工作情况。”

水利局长是个五十七八岁的老同志，叫陈文树。矮矮胖胖的，一脸上都写着慈祥。他正捧着一碗面条，吃得特别响。看到博如，还没有咽

|| 权力：领导班子

下一大口面条，惊喜地说：“市长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”

博如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没有吃晚饭啊。你吃，你吃吧，吃过再说。”

他就习惯地走到大地图前。大地图贴了整整一面墙。看看上面的小红旗和水位记录，插小红旗的地方，说明圩口还在。陈文树一边有滋有味地吃面条，一边介绍情况。

博如对情况熟悉，到了这里，看到陈文树的样子，看到他还有工夫吃面条，博如已经踏实了。他便坐下来，拨了气象站站长老董的电话，问了一下今后几天的天气形势。那边说情况不妙。

其实，此时，博如也没有吃晚饭，本打算在这里看看，回家吃饭。看来天气不允许，他就说：“老陈，你叫人给我和小玉也弄一碗面来。”

老陈说：“早知你没吃，我就不吃了，叫你请我一起下馆子呀。”

匆匆吃过水利局食堂的面条，博如就上了车。小玉说：“市长，到哪里？”

博如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到哪里。”

王文说：“那就先到长江大堤上走一圈。”

“好。”

第二章 宿敌

博如的轿车行驶在楚城大街上，溅起污浊的水花。街上有人在搬家了。

坏了，问题有这么严重吗？他给市委书记陈强挂了电话，说：“陈书记，我回来了。你现在在哪？……你在江堤上？那好，我们在长江大堤办公室碰头。”

博如的轿车像一条蛇，穿行于雨幕中。经过一条通江大路，雨如瓢泼。博如下了车，跨入雨帘中，浑然不觉。王文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我忘记买伞了。”他在车上拿了个文件袋当伞。博如呆呆地发愣！滔滔江水，像脱缰的野马，向东方奔涌而去。江面比平时阔了一倍。水位离二级护坡已经不远了。

车载电话响了，小玉喊道：“李市长，陈书记找你。”博如回到车上。

在江堤办，陈强书记正陪着地委来防汛前线督战的人说事。见面后，简要地交换了意见。博如说：“书记你陪地委领导回去吧。我在这里。”

晚上，就与江堤办主任谢运保住在一起。

谢运保落魄了，情绪低落。他心想：“真他妈冤家路窄！没有人欢迎你来。”博如心想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找机会和谢运保搞好关系。”

谢运保与李博如是这么一对关系。两个人年龄相仿佛。过去都是区一级的组织委员，两人关系一般。谢运保的头脑也算灵光，但他的学历不及博如。博如提拔上去后，他很有点感觉，当着面也很有点感慨。组织上也给了他机会，当年竞选副县长时，县委明显倾向是李博如，但也把谢运保摆上了，两个人公开演讲，公开竞选。尽管谢运保搞了不少小动作，最后还是让李博如选上了。

选上副县长后，李博如被派到上海一个地方去挂职三个月，学习人家改革开放的经验。回来不久，县委要组织乡镇一把手到沿海转一圈，参观学习。县委书记慕容堂说：“由李博如同志带队。”

博如说：“慕容书记，我行吗？”

慕容书记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不行，谁行？叫你去，让你展示一下。”

他们就去苏浙沪转一圈。第一天晚上，博如说大家旅途辛苦，喝点酒解解乏。酒过三巡，就议到博如。说李县长你最近在沿海发达地区挂职，发福了。有人说，那里富裕。有人说，那里水土养人。有人说，那里小姐会侍候。

博如说：“我胖了吗，我自己怎么没感觉。”

谢运保当时是西凤镇党委书记，他也在。他说：“只有时间长不见，才感觉到一个人的胖瘦。从前有个老太太，养了一头猪，每天从楼上阳台上的猪圈抱下来，一天几个来回。后来，这头猪长到二百多斤重，老太太还抱得动。”

博如和别人一起哄堂大笑，但心里很不自在，你才是猪呢！

后来到了上海，到了李博如挂职的地方，对方宴请，酒桌上闲扯。对方一个女的从别的包厢来敬酒，她与博如熟悉。那女的说了一句祝酒辞，说：“树有木兮木有枝（知）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博如说：“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一江水。”

两人比口才，算是打了个平手。其他人就起哄，说你们什么时候都共饮一江水了，现在要喝交杯酒。女的说：“交杯酒有三种交法，我们怎么喝。”